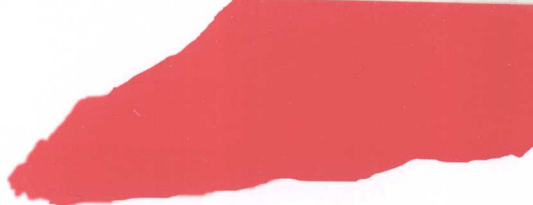




铁军千里 赴井冈

王楠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铁军千里 赴井冈

王楠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军千里赴井冈/王楠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8.7

ISBN 978 - 7 - 215 - 06231 - 3

I. 铁… II. 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2910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16.25

字数 420 千字 印数 1-2 000 册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6.00 元

序

魏 巍

本书是一部叙述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事件的长篇小说。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朱德、叶挺等革命领导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占领了江西省省会南昌。但因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军队,大军云集,赶赴南昌镇压。起义军在英勇抵抗后,为了避免重大损失,撤出南昌城。沿途经过粤东、闽西、赣南、粤北、湘南,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战斗与长途辗转,终于在中国革命的主要根据地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率领的军队会师。

这是近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不断发展壮大,终于建立了一支打不烂、摧不垮的人民军队,为近代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读者阅读此书后,不仅可以了解中国这一重大的革命历史事件,也将会从中受到激励,使他们更加热爱我们的祖国,更加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更加重视和继承宝贵的革命传统,继续为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

作者王楠同志,是我相识多年的老战友,他在抗日战争初期就参加了八路军,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参加抗美援朝,在部队搞文艺和新闻工作,创作出版有长篇小说《龙城飞将》和中短篇小说集《我为祖国做了些什么》,以及散文集、多幕话剧等文艺作品,受到广泛欢迎。他现已离休多年,以年近九十的高龄,使这段重要历史以文学的形式得到表现,是有重要意义的,必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我衷心地向他表示祝贺。

2007年7月1日

目 录

楔 子	革命求索者	1
第一章	赣南风云	36
第二章	血战三河坝	76
第三章	潮汕噩梦	121
第四章	坚毅赴赣南	167
第五章	烈火见真金	214
第六章	大庾岭下	253
第七章	同志和朋友	303
第八章	兵出湘粤	344
第九章	三湘烽火	385
第十章	湘南大捷	422
第十一章	艰巨而曲折的斗争	460
第十二章	会师井冈山	495

楔子 革命求索者

公元20世纪20年代初期。每逢端午节,从清晨到中午,重庆朝天门码头总是人山人海。卖小吃的摊子上,堆放着角儿尖尖的粽子,汤圆在热锅里翻滚。酒家的墙上张贴起狰狞的钟馗像,柜台上铺陈着淡淡的雄黄。卖艺的、卖唱的在密密的人圈中放声地吆喝,围观者直起嗓子放声叫好。就在人圈旁侧,一位衣衫褴褛的老年人领着插有卖身招标的小儿女哀哀求告,那失神的眼光希冀能碰上好心的主子。算命打卦的鼓起如簧之舌,向呆呆听着的问命客说得吐沫星子四溅。在拥挤的人群和喧闹的闹声中,飘浮着密密尘土和缕缕烟味。

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十几只靠在江岸梭子般的狭长龙舟,桨手们已经排成两行坐在舟中,手持挂着红绸的木桨,焦急地等待着。一面面大鼓摆在一只只船尾,鼓手头缠红布,手握木槌,定睛瞧着船头。领头人执着彩色的短棍,睥睨着左右的船只,单等着一声号令。这里年年都是这样,谁也不晓得是哪年哪月开始的。

这天又是端午节了。可是,一切景象却跟往年迥然不同。赶节

的众生被端枪执棍的军警赶到了码头两侧，龙舟也被指定停靠在嘉陵江畔的一角。军警已把码头团团围住，对出入行人和船只检查得很严。老百姓们远远地看到码头上已有一些军官、官员和士绅，都在翘首遥望着大江的上游。

从清晨起，就有一乘乘漆得明晃晃的轿子，一辆辆油光锃亮的马车，一个个骑着高头骏马的官员，陆陆续续向码头走去。有人认出其中有第二军军长杨森和他手下的一些师长、旅长、团长，衙门中的厅长、督察等大官也到了一大簇。

不用说，准是有大人物要来了。这人是哪一个呢？泸州有多大的官要到呢？消息封锁得很严，老百姓哪个晓得啊！

迎着朝阳，一艘中号江轮顺流而下。二等舱的船舷旁边站着一个身材偏高的中年人，看上去有30多岁，宽阔的脸膛上有着稍为突出的颧骨，浓眉，厚唇，看上去非常健壮。他黝黑的脑门上，已有了两三道深深的皱纹，显然可以看出，这是一位经历过烈风严霜吹打过的汉子，如果不是那一件整齐的长衫和一双崭新的布鞋，只从那质朴的面容来看，会被人们当做一个市井中的市民。

这人正是朱德。他默默地扶着栏干，淡褐色的眼睛时而注视着向后退去的怪石嶙峋的山峰；时而望着拍击着船的滔滔江水。刚才，船在一个县城码头停靠的时候，拥到船边卖粽子的小贩和岸上敞开的小铺里新贴的钟馗像，使他想起今天是端午节了。他回忆起这十几年的经历和目前的处境，自然地浮想起古人屈原的诗句：“惟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步徙倚而遥思兮，恨惆怅而乖怀。意荒忽而流荡兮，心愁凄而增悲。”他不由得轻轻叹了一口气。可他又一想，自己怎么会有这样的情绪呢？他茫然了。

这，绝不是偶然，他想到这些诗句，是与他近来的遭遇密切相关着。

朱德23岁考进了云南讲武堂，也就在这一年加入了同盟会，接

着是满腔热情地投入辛亥革命、讨袁的护国军、护法运动的靖国军，最近又成为隐居在泸州的一个普通市民……13年的戎马生涯，自己由一个营长，而团长，而旅长，而昆明宪兵司令……可是，一下子又像断了线的风筝坠落到地面。个人的升降荣辱不值得一提，可是，长年在水深火热之中熬煎的四万万同胞被头上的块块巨石压得喘不过气来。国家怎能这样下去呢？革命这条路如何走才好呢？令他彷徨让他思索：自己读过的四书五经、诸子百家，那一套显然是不行了；又读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民约论》仍感迷茫。近来，经常看的是刚出版的《新青年》，使他产生了希望。可这些，能救得了苦难重重的中国吗？苏联的十月革命震撼了全世界，使他在茫茫的黑夜中看见了耀眼的亮光。可中国的列宁在哪里？怎么能唤醒这一只东方睡狮，自己也是束手无策。他苦闷、困惑，他痛苦、失眠，经常在深夜披衣而起，在斗室里来回踟蹰。祖国西南一隅再也不愿呆下去了，他决心飞翔，飞向全中国，飞向全世界，尤其是渴望飞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他暂时栖身在妻子陈玉贞的家乡宜宾附近的南溪，正盘算从四川顺江南下，到武汉，到南京，到上海，到北京，亲眼观察观察外界的风云变化，最好能见到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和文化运动的领导人，请求这些革命前辈，指引出一条前进的道路。

就在这个时候，一封电报到了他手中。这是老同学、老同事杨森发来的。杨森是四川显赫一时的人物，现在是驻重庆川军第二军军长。电文亲切而恭敬：“玉阶贤弟大鉴：滇中一别，已历数载，忆昔同窗共读，齐追班马，并肩护国，誓效宗岳，念及旧情，不甚依依。今闻吾弟小栖南溪，叙天伦乐事。兄在山城供职，尚为顺遂。兄思弟至殷至切，尚望接电后，赴渝聚首，畅叙旧情，共谋大业。兄引领遥望，切勿见辞，至要至要！”

杨森何许人也，朱德哪能不清楚。是的，此人参加过讨袁护国军，可现在呢，却成了一个独霸川南的军阀，与北京的吴佩孚沆瀣一

气。其言所谓大业,不过是打垮其他军阀,再独占四川。来电邀请的图谋,也不过是看中自己指挥作战的经验与才能,好为他效力、卖命。自己岂能与这样的人同流合污,危害民国,危害民众?

朱德面对着这份电报,犹豫了:不理睬吧,家住川南,正是杨森的势力范围,要是惹怒了这个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不但自身岌岌可危,妻儿都可能受到迫害,甚至家破人亡;应邀而就吧,出入这样的人门前怎么向家乡父老交待?他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去:一方面看看,这个昔日口口声声的“革命者”,如今变成了啥子东西,就是不同流合污,也可以婉言谢绝,不伤情面,不结怨恨。好在去南京、上海,也路过重庆,这一趟也不会白跑。

朱德回电,接受邀请。他带着简单的行李上路了。

船拐过一道弯,房屋鳞次栉比的山城立在了眼前。他远远望去,江边人群拥挤,五彩缤纷。船速渐渐慢下来,他的目光落到了熟悉的朝天门码头上。那里不像路过的城市那样热闹,见不到密集的船只,也没有来来往往的旅客。他有些惊奇:这是端午节啊,这里为啥这样冷清呢?当船就要靠近码头的时候,他看清了几行整整齐齐的队伍严肃地排列在出口的地方;码头上站着一群人,翘首向这边的船上观望。啊!莫非是迎接哪一个大官?他懒得见这个场面,转身走进二等舱的卧室。

轮船一靠码头,随即有几个军人纵身跳上船边。领头的是一个上校,跟着的士兵也都穿着军装。几个人直奔头等舱,船上的职员也恭敬地跟着。

上校在头等舱找了找,见不到熟悉的面孔,掉头大声问:“朱旅长呢?”

“哪个朱旅长?”职员茫然地问。

上校皱起了眉头说:“朱旅长就朱旅长嘛!”他见那个职员还是不解地瞧着自己,很不耐烦大声地补了一句:“昆明的朱司令!朱德!”

几个人下到二等舱匆忙地再找朱德。

朱德猛听到自己的名字，心中一怔：真没想到，杨森竟是为了我朱德摆出了这个场面。他忙走出舱说：“请问，是谁找朱德？”

那上校一见朱德，瞪起的两眼顿时垂下，啪地一立正，举手敬礼：“报告旅长阁下，杨军长在码头上恭候。”

这教朱德很吃惊——杨森居然亲自来迎接一个下野的旅长，这可给自己出了难题。他还是极力镇静地说：“杨军长来了，实在不敢当！”

跟上校来的几个人也随着把手举到帽檐上。

朱德并不认识这个上校。他估计，这人大概见过自己，便安详地说：“迎接？不敢，不敢，谢谢！”

朱德转身从铺上提起一只小皮箱和一个帆布提包。那上校对身后一使眼色，一个中尉军官赶上，连声地说：“朱旅长，给我！给我！”上校和一个当兵的上前抢过皮箱和提包。

码头出口处已排满军警，旅客一律从一个侧门挤出挤进。朱德却由上校从另一处引下了船。朱德还没走上跳板，面前已响起一片掌声。他看到码头的平台上站着几排人，衣着光彩耀目，有的金色肩章发出闪闪亮光，军帽鹰一般地矗立在额头上；有的穿马褂长袍；有的是一身笔挺的西装。他从中看出，站在中间的就是久违了的杨森。此公显得发福了，一身簇新的军装，胖胖的面孔，圆滚滚的脖颈，挺得高高的胸脯。

杨森一见朱德，快步赶到跳板前，满脸堆笑，双手抱拳，大声地说：“老弟，想煞为兄了！”

这教朱德感到意外。可他还是忙抱拳说：“怎可劳兄长亲自来？”

“应该的！应该的！老弟，你还是那么精神，不减当年啊！”

这显然是奉承话。朱德深知，自己这两年消瘦多了，满心头的疑虑与不快，还谈得上啥子精神？他想回誉一句，可一时也想不出说啥

子好。

老于世故的杨森马上察觉到,对方有些发窘,马上转了话头,拉着朱德的手,笑嘻嘻地说:“来,来!我介绍一下。”他转身向来欢迎的人群。

码头外面宽阔的石路上,吹起了接官号,敲响了接官铜鼓,三声冲天礼炮,响彻岸边。接着是一阵噼里啪啦震耳的鞭炮声。杨森拉着朱德,在嘈杂的“幸会幸会”、“久仰久仰”声中,看到了一张张堆笑的脸。他无暇多说,只是想:啊!都当上了大官!他对这种演戏般的场面感到厌恶,浑身觉得不自在,可还是勉强笑着,应付着。

杨森和来迎接的人们陪着朱德,走上一座新搭起的木台上,观看龙舟竞赛。龙舟到了终点,擂鼓声一停,杨森的食指朝侧后一钩,那个上校来到他身旁。他满意地对上校说:“传朱旅长和我的话,前三名龙船,各赏现大洋一百。参赛的,每船十块。”

“这——”朱德茫然地瞧着杨森。

杨森拍拍他的肩头“哈哈——”一阵轻笑。

怎么举行这样隆重的欢迎,朱德很不理解。

朱德在杨森的陪同下,坐上一辆金黄锃亮双马拉的马车里,驶向下榻处。朱德明显地意识到,这个雄霸川南的人物,虽然表面对自己很热情,但言行中却隐藏着一股傲气,俨然一种居高临下的派头。可是,此人对自己为啥这样热情。他想这其中不无原因。

在车里杨森告诉他,驻军成都的二十一军军长兼四川督办刘湘现在重庆,是来参加一次极端重要的秘密军事会议的,今天因为有事没到码头,他说过两天要去拜访老弟。

这个四川头号军阀居然要拜访自己这个家居的闲人,朱德摸不清用意何在。

朱德遇事一向谨慎,想问一问缘由,但又一想:跟这些军阀有啥子可说啊,走着瞧吧。

在杨森又一次提到军事会议的时候,朱德暗想,开的啥会,这么

神秘？

杨森有杨森的打算：他深知朱德是有勇有谋的战将，在四川、云南，是没有人比得上他的。如今正要跟熊克武决战，如果这个人能为自己打头阵，得胜就有八成把握。他所以一再提军事会议，是想诱导朱德首先提出问题，以便就势讲明自己的要求。他看朱德一直默不作声，便叹了一口气说：“老弟，川中不平静啊！”

朱德问：“不平静？你不是跟刘军长相处得很好吗？”

“四川的事，哪能一两个人说了算，复杂得很喽。老弟闲居泸州一隅，哪晓得外界大事？不说一些中小头头，就是熊克武，这老家伙还盘踞川东北，口口声声——”他察觉朱德对这些并不感兴趣，转了话题，“唉！车里不便说，你住下，咱们兄弟再好好谈谈心事。”

他这一说，倒教朱德摸到了一点底子。近来，传说刘湘要跟杨森合伙，想先搞掉眼中钉——川东北的熊克武，然后再……现在，由当事人亲口证实了这些传说。

下榻的地方极其豪华，宽广清新的园林，精致的小洋楼里面一派古色古香。室内一色的楠木家具。壁橱里陈列着珍贵的古玩，墙上挂著名家字画……最教朱德感到刺眼的是床上摆设着抽鸦片烟的烟灯、烟枪、烟盘和形形色色吸烟用的家什。

朱德瞧着烟具，一股厌恶之感涌上心头，挥手叫侍者把这些东西撤去。

几天的接待，隆重而又殷勤，作为一个雄踞一方的大员，为招待朱德，把能拿出来的都拿出来了。

几天来，刘湘没有来拜访。杨森来了一趟，闲聊了一阵就走了，再也不照面。接着，便是一个又一个熟人和慕名拜望的人，所谈大体是一路腔调：杨军长如何如何宽厚，如何如何礼贤下士，如何如何深谋远虑……或者是，刘督办怎样英明，前途无量，吹嘘得叫人肉麻。朱德呢？只是听着，不附和也不反对。

朱德是一个极其细心的人。夜间，他想了半夜。他想：像我这样

的一个人，怎么能尾随军阀，做一个不大不小的军官为他们卖命呢？他想到《新青年》里说的话，想到自己读过的《共产党宣言》，想到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他下定决心不能跟随刘湘这些军阀，要出川看看，找一条彻底改变劳苦大众生活的道路。他决心出川，到上海去，最好能见到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

果然，在这天下午，那上校送来一张请帖。好庄重啊！是刘湘与杨森同邀在晚间吃顿“便饭”。送帖的上校还郑重声明：“专请旅长一位，别无他客。”

朱德预料，摊牌的时间到了。

宴会设在刘湘的临时公馆。朱德一进客厅，不等杨森介绍，刘湘便大步迎上来，点点头，含笑地敞开嗓门说：“我就是刘湘。啊，忙着开会，没能去看阁下，失敬失敬！”

看来，这人还不失武人气质，可话语中却流露出志得意满的神情。

朱德忙说：“哪能惊动湘公大驾！朱德没接到明示，不敢造次拜访，还请湘公谅解。”

“哪里哪里，今天能到，就够朋友啰！”

一通闲话后入席。三巡酒过，刘湘自斟，满饮了一杯，慨叹道：“玉阶老弟，世上的事，变得教人摸不清猜不透了。你我能在这个地方见面，是天爷爷排定的，幸会幸会！”

从刘湘的神情和语气间，朱德感到他话语中含着一股胜利者的意味。他说：“小弟无德无才，驽马难驯，路途坎坷，蒙仁兄盛情接待，实感惶恐。”

杨森看朱德这样尽量压低自己，随即接过话头：“未然未然，贤弟过于自谦了。革命嘛，得失是命定的。老弟的英名举国皆知，纳溪一战，张敬尧落马，曹錕败北，袁世凯下野，老弟应是第一功。”他竖起大拇指，又扫了刘湘一眼。

“不敢不敢！这都是蔡锷将军指挥有方，朱德不过是一员末将，

哪能邀功？”朱德感到杨森是在尽力地吹捧他，有些不自在。

“玉阶老弟，不用太客气啰。刘备本事通天，也少不了关张赵马黄啊！”刘湘瞧着他说。

朱德只好苦笑。

这时候，刘湘和杨森随身侍候的两个军官上来敬酒，先敬朱德，又敬刘湘、杨森。朱德在这空隙间暗暗思忖：刘湘倒是个爽直人，一句话亮出了他们的心机。自己怎么能当那个关张赵马黄，为这两个军阀打前阵呢？

敬酒的人刚刚退下，杨森就发问：“老弟！你对眼前这个革命有何看法？”

“仁兄了解我。朱德是个当兵的，只晓得冲锋陷阵。国家大局，如此复杂，实在弄不清白。近几年，又蹲在那个地方，脑子闲塞得很，实在——”一向诚实的朱德，却冒出了这几句心口不一的话。

杨森用怀疑的眼光看看他，摇摇头说：“这不像老弟这个实在人说的话。当年，在顺德府中学里，你讲了些啥子？我们在云南队伍里共事的时候，你有何等抱负？几年作战，你显示了多大的智勇？不错，这几年不太走运，可是你的志向、能力和毅力，是不会不问国事的。怎能说？”他盯着朱德。

杨森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可朱德在这种场合能说啥子呢？十几年舍生忘死的戎马生涯浮现在眼前：蔡锷、孙中山、鲁迅……一个并不熟悉的影子仿佛就在眼前。心里虽有千言万语，可是刘湘是啥人？杨森是啥人？能向这种人吐露心思吗？那不是对牛弹琴吗？我只要流露出一星半点思想，不仅离不了重庆，哪个晓得会落个啥子下场？但朱德又一想，也不能哑口无言啊！

朱德开始反攻了：“杨兄，你拥重兵，举足轻重，蛟龙非池中物，最近有啥宏图呢？”他的眼光又转向刘湘，像是在问两个人。

锣敲正敲在点子上，这可问到两人心里——他们这几天做梦也在想这件事。刘湘躊躇满志地顺口说：“啥宏图啊！命嘛，总是要革

下去的。老弟既是杨军长的老友，我也不瞒你，我们这几天忙着开会。熊克武这个老滑头，手下有几万人马，盘踞川东北，两眼睁得像个大圆蛋，盯着成都、重庆。老杨跟我，哪能叫一条狼睡在床底下，我们准备好了，合在一起，除掉这个祸害。开会嘛，就是扯这些事。老杨，我说的对不对？”

杨森本想自己婉转说出的，倒让这个直肠子抢了先。他说就让他说吧，这也好，免得自己费唇舌。他连忙应承：“对对！就是！就是！”

刘湘更满意了，大声地说：“我姓刘的，不像你们两位，喝过几石墨水。话已出口，就讲到底。搞掉熊克武，四川的事就好办多了。那家伙大小头目，连人带枪，估摸有两三万，说难对付也不难。平定了川东北，去掉这块心病，我刘湘也就安下了大半条心——”他说到这里，忽然察觉有些失言，看了看杨森。杨森夹了块海参，正要朝嘴边送，停住了。

刘湘顿一顿，止住口，随即朝窗外看了看。

窗外，半轮明月高悬在天空，一片白云从上头缓缓挪动。他转了话头，问：“玉阶老弟，你说，北京的吴大帅可交不可交？”

刘湘突然问到吴佩孚，难住了朱德。他支支吾吾地说：“吴大帅嘛！啊，啊……”吴佩孚是个啥子东西，朱德一清二楚，可面对这两个人，他不好回答。

杨森一惊，见刘湘这么快就交了底，忙岔开话题说：“请玉阶聚聚，不谈川外的事，喝酒，喝酒！”他给刘湘、朱德斟满酒杯说：“这茅台是五十年老陈窖，我派专人从当地取来奉送刘公的，你们尝尝如何？”

刘湘推开酒杯，不大满意地瞧着杨森，说：“哎！你这人，玉阶到了，就是一家人了，桃园三结义，有啥话不好说，怕个鬼啊！我姓刘的不把自家兄弟当外人。”

这刘湘也真是个直筒子，一会儿关张赵马黄，一会儿刘关张桃园

三结义，开口闭口又是我姓刘的姓刘的。这是信口说出的，还是隐有所指？他已把自己当做刘备了，而其他任何人，不过是——朱德想到这里，瞄了瞄杨森。他发觉，这位雄霸川南的大军长，端着酒杯的手微微发颤，脸上流露出悒悒不快的神情。

刘湘丝毫顾不上这些，还是冲着朱德问：“老弟，你回我的话啊！”

朱德带笑回答：“这个，小弟没见过吴大帅，还不了解。”

刘湘有些不高兴地说：“你们这些信孔老夫子的人，心眼儿就是多。这还用见面吗？哪一个不晓得吴子玉大帅！你是真不了解还是不愿说啊？吴大帅真是了不得的人呢！孙大炮一直骂他，恨不得把他吞了。怎么样？坐北京的还不是人家，你孙文孤孤单单带着婆娘蹲在上海喊革命，哪一个理睬你？依我姓刘的看，哪一方带兵的也抵不过大帅，光是人马枪支，足有几十万，大军驻在直隶，河南、湖北，哪个敢不听他的？我们要成大事，得先靠……”

杨森急忙打断他的话说：“刘公，说这些话有的是时间，慢慢再谈吧。我们是不是先谈谈眼前的事？”他给刘湘递了一个眼色。

刘湘好像懂了他的意思，说：“也好，你们是老朋友，你说。”

杨森笑了笑，又给朱德斟一杯酒，说：“老弟，为兄敬你一杯，算是解释前嫌。”

“这是啥意思？”

“我们是多年的老同学、老朋友，不过，也交过手，那时是各为其主，旧情还是旧情。干了这一杯，往事一了百了。往后，我们携手并进，如何？”

这使朱德有些为难。他估计，杨森准是有什么事求到自己，干了这一杯，那就是答应了；不干，他怎好下台？话又怎么说？

刘湘却解了围。他不耐烦地说：“老杨，你这个人好啰嗦。我们商量定了，要你说话，你倒敲开了边鼓。啥子前嫌不前嫌！扛枪的人，打打和和，骂骂笑笑，今天枪对枪，明天手握手，是常事嘛！不值